

中国小说排行榜 Chinese Top

长篇小说

中国小说学会
权威评定 Stories

《受活》 阎连科
《白豆》 董立勃
《水乳大地》 范稳
《万物花开》 林白
《城的灯》 李佩甫
《丑行或浪漫》 张炜

中篇小说

《淡绿色的月光》 须一瓜
《阿瑶》 巴桥
《龙凤呈祥》 李洱
《杜一民的复辟阴谋》 李铁
《树树皆秋色》 方方
《望粮山》 陈应松
《迷蒙之季》 李贯通
《寻找妻子古莱花》 北北
《羊》 张翎
《让蒙面人说话》 麦家

短篇小说

《逃跑》 铁凝
《木匠和狗》 莫言
《猛虎》 叶弥
《雪色花》 王松
《手术》 盛可以
《化妆》 魏微
《送一个人上路》 张学东
《茄子》 戴来
《奇迹乘着雪橇来》 潘向黎
《一匹马两个人》 迟子建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说排行榜 Chinese Top Stories

长篇小说

中国小说学会
权威评定

《受活》 阎连科
《白豆》 董立勃
《水乳大地》 范稳
《万物花开》 林白
《城的灯》 李佩甫
《丑行或浪漫》 张炜

中篇小说

《淡绿色的月光》 须一瓜
《阿瑶》 巴桥
《龙凤呈祥》 李洱
《杜一民的复辟阴谋》 李铁
《树树皆秋色》 方方
《望粮山》 陈应松
《迷蒙之季》 李贯通
《寻找妻子古菜花》 北北
《羊》 张翎
《让蒙面人说话》 麦家

短篇小说

《逃跑》 铁凝
《木匠和狗》 莫言
《猛虎》 叶弥
《雪色花》 王松
《手术》 盛可以
《化妆》 魏微
《送一个人上路》 张学东
《茄子》 戴来
《奇迹乘着雪橇来》 潘向黎
《一匹马两个人》 迟子建

时代文艺出版社



须一瓜，六十年代生，厦门晚报记者。从事过邮电机务、律师、广告策划等职。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获得小小小说选刊全国十佳小小说，及全国小小说大赛一等奖等。后停止创作近十年。2000年起，陆续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作家》、《上海文学》、《福建文学》、《小说界》、《江南》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



淡绿色的月亮

须一瓜

不是谁都能看到淡绿色的月亮的，它只是有的人在有的时候能够看到。

芥子在那天晚上看到了。她是在钟桥北的汽车里看到的。桥北到机场接回了回娘家一周的芥子。然后，他们停好汽车，手牵手开门进屋。桥北在开门的时候，顺势低头吻咬了芥子的耳朵。

保姆睡了。她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能发亮的物件都在安静地发亮。玄关正对着大客厅外的大落地窗，阳台上的风把翡色的窗帘一阵阵鼓起，白纱里子就从翡色窗布的侧面，高高飞扬起来。卧室在客厅侧面隐蔽的通道后面。

芥子的头发还没吹干，桥北已经在床上倒立着等她了。说是倒立健脑，桥北还有很多健身的方式，比如，每天坚持的二千米晨跑，周末三小时的球类运动。桥北无论

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创意。比如，做爱。近期，桥北在玩一种花生粗细的红缎绳。芥子叫它中国结，桥北不厌其烦地纠正说，叫爱结。红缎绳绕过芥子的漂亮脖颈，再分别绕过芥子美丽的乳房底线，能在胸口打上一个丝花一样的结，然后一长一短地垂向腹深处。桥北给全裸的芥子编绕爱结的过程，也是他们双方激情燃烧的美妙过程。芥子喜欢这个游戏。

入睡的时候大约是晚上十二点。芥子一直毫无睡意，起来服用安定的时候，她不敢看钟。再次醒来的时候，她第一感觉是谁在喊叫。有一只一人高的小白兔站在她床前。眼睛很涩，她睁开眼睛马上又想闭上，可是，她突然打了个激灵，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是的，不是做梦，真的有人站在她面前，手里有刀！桥北不在身边。那人脸上戴着小白兔面具，白兔一只耳朵翘起，一只耳朵折下来；客厅灯亮着。芥子一张嘴就想喊桥北，小白兔一下捂住了她的嘴，刀尖差一点就要扎在芥子的鼻子上。芥子闻到那只陌生的粗糙的手心上的汗味混合什么的怪味。

小白兔的表情始终是得了大萝卜的高兴表情，可是面具后面的人挥着刀，手势十分凶狠：敢喊，我就不客气！喊不喊？

芥子慌忙摇头。小白兔用力捏了下芥子的脸颊，拿开了他的手，但刀没移远。出去！那人说。芥子下床。她穿着冰绿色的细吊带丝质睡裙，睡裙长

达脚面，可是胸口比较低，所幸爱结还在脖颈上，松松垮垮地吊着，芥子觉得多少掩饰了一些空档。

桥北在客厅，他被绑在一张餐椅上，一个戴着大灰狼面具的人站在他身边。没有看到保姆。一见到芥子，桥北就做了个没有食指配合的“嘘”的表情。芥子知道桥北要她安静、镇静，可是，芥子克制不住地颤抖，想哭，也叫喊。小白兔晃了一下耳朵，大灰狼就过去拖过一张餐椅。大灰狼去拖餐椅的时候，芥子发现他是个不太严重的瘸子，不知想平衡，还是想掩饰，大灰狼用跳跃的方式行走。

大灰狼把椅子放在沙发前，离桥北四步远的地方。芥子被小白兔用力按坐了下去。大灰狼马上拿着不知从哪里拿出来的棕绳，要绑芥子。芥子尖叫起来，小白兔一巴掌就甩了上来，芥子噤声，转头看桥北。桥北没什么表情，似乎闭了下眼睛，还是要芥子安静的意思。芥子的一颗眼泪掉下来。大灰狼就把芥子的手熟练地反绑在后面了。桥北对芥子说，别紧张，没事，他们不是有困难，不会到我们家的。是吧？兄弟，看喜欢什么，你们拿好了，我们也不报警，只请你别伤害我们。

桥北的包、芥子的包、两人的手机都在沙发前的大茶几上。小白兔示意大灰狼看好两人，他开始搜包，两人包内每一个夹层的东西都倒出来了，大小面额的钱、购物发票、优惠卡、会员卡、身份证、医疗卡、口红、粉盒、卫生护垫倒了一大摊，桥北的包竟然只有一个旧的电话本和

一部摩托罗拉 V998 手机，和两块电池；小白兔在一个夹层中找到五十元和包着它的一张发票；芥子的包内东西占了一大堆，可是，这一大堆里的钱只有两百多元。桥北现在使用的黑包不在。

芥子想幸好把两千元钱给了妈妈，还有桥北的现在用的黑包肯定是落在车上了，这个是他已经不用的旧包。小白兔突然冲到桥北面前，一把掀起桥北的睡衣前襟：还有的钱在哪儿！

桥北说，我也不清楚。包不是都翻了吗？三部手机你们都拿走吧，请把 SIM 卡留下好吗？

大灰狼瓮声瓮气地说，这手机当然是我们的。还有钱呢？

小白兔面具的眼睛窟窿位置，射出非常阴冷的光。显然他是主谋。你们俩住这样的房子，不是只有这点钱的人！快点！我没时间！

大灰狼面具的嘴巴窟窿，能隐约看见后面的人脸上有一副挺长的暴牙，人脸瓮声瓮气地说话，可能是想把牙齿遮盖得好一点，以至养成了习惯。他说我大哥一旦见了血，就收不住手了。你们最好不要让他见血。

桥北说，到卧室的床头柜抽屉里看看吧。

二

歹徒是凌晨五时离去的。他们在佣人房找到了被毛巾

堵嘴、捆绑得快死过去的保姆。钟桥北说，歹徒大约是凌晨四时左右进来的。他是在卧室卫生间听到客厅好像有异常动静，于是走到通道观察的时候就和两名歹徒相遇了。月亮非常亮，西斜的月光洒过阳台，透过白纱窗帘，照在沙发上。小白兔和大灰狼的黑影就突兀在沙发前。然后他们扑了上来。歹徒总共得到了五千二百元现金，其中五千元是银行卡上根据密码到柜员机上连夜提的款；四万元航空债券，再过两个月到期；两个戒指、一条白金项链；三部手机，其中桥北的是才买一个月的商务通手机，价值近五千元。

警察接到报警电话就来了。先是两个，后来来了好几个，乱哄哄的。芥子想想就想哭。警察分别给桥北和芥子、保姆做了笔录，不同的警察，问的问题差不多，但是，他们还是一对一对地反复提问、记录。警察似乎越来越怀疑保姆，有关她的問題，问得越来越细。

钟桥北和芥子离开刑警中队的时候，已经中午十二点半了。保姆要稍后问完，他们就先走了。也许受了警察影响，钟桥北也开始分析保姆作案的种种可能性，但芥子不想参与分析，她不想说话。就是不想说话。桥北说，你怎么啦？

芥子小声说，很累。

两人到牛排馆随便吃了点午餐。桥北说，回家睡一下就好了。别难过。钱毕竟身外物。想开点，好吗？

芥子还是不想说话。桥北说，这案子你说能破吗？

因一块牛排被芥子割得稀烂，她只是吃了一个煎鸡蛋。桥北已经明显感到芥子情绪低落。他动手用自己的叉子叉了一块牛肉往芥子嘴里送。芥子扭过头，不接。芥子说，他们都比你个子小很多，其中有个人是瘸子。

桥北愣了愣。可是，桥北说，他们手上有刀。对不对？芥子点头。桥北是当晚七时的飞机。飞大连，有个展览会。他不知道芥子午睡也失眠，芥子当时尽量不动地躺在桥北身边，桥北打呼噜的时候，她悄悄爬起来，一到客厅，凌晨四时发生的一切又历历在目。歹徒是开门进来的。她不知道桥北是和歹徒怎么遭遇的，她对她醒来的前面，一无所知。只是警察进门之前，他们说了几句。桥北说，我一看见陌生人，就什么都明白了。我马上说，你们要什么就拿吧。我不反对，大家出来混也都不容易。桥北说，幸好我反应快，开了灯我才发现他们手里有刀！下午五时许，桥北提着行李出门。三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他说，你情绪很差，要不我叫我妹妹来陪你？芥子说不要。芥子不喜欢钟桥南，桥南是那种直爽和无耻分不清界限的人。

你开门。

芥子把防盗门打开。桥北进来，放下包，用力抱了抱芥子。你行吗？桥北说，我不放心。芥子说，你走吧，我不害怕。你快走吧，赶不上飞机了。

芥子是站在窗前看着桥北下楼后，穿过后围墙被人图走近道而拆毁的铁栅栏，走到马路对面的停车场的。桥北的确非常帅气，高大结实，开车的样子也像个赛车手。芥子站在窗前回忆，小白兔和大灰狼好像都和她差不多高，应该在一米六七左右。

保姆怨气冲天地煮了两份面条。她说她都快被坏人弄死了，到现在胳膊还在痛，那些警察案子又不会破，一直问我们有什么用啊。她把面条放在桌上，就翻起衬衫给芥子看她被捆得发青的绳痕。

芥子说，要不要涂什么药？保姆哼了一声，说又没破。那两个坏蛋如果抓住了，我要亲口咬死他！芥子说，收拾好了，你早点睡吧。昨天没睡好。

芥子临睡前又把门和窗看了一遍。都是反锁反扣好的，如果没人配合，外面的是进不来的。可是，芥子在床上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爬起来，想象凌晨四时的情景。她先到卧室的卫生间。桥北站在卫生间听到了外面的异常动静，然后，他怎么走过两米多的通道呢？客厅里站着两个陌生动物，其中一个还匆匆调整了一下面具。桥北没有扑过去，如果扑过去会怎么样呢？桥北反应过人、孔武有力。可是，桥北没有扑过去，而是矮小的入侵者向高大的桥北扑来。

芥子开着灯，在沙发上久坐。保姆出来了，揉着眼睛说，为什么不睡呀，睡吧，没事了，你到自己房间把门反锁好就行了。要不要我陪你？

芥子忽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谁是真正的敌人啊。芥子站起来，说，我没事，我这就去睡，你也睡吧。芥子连忙进了房间，把门反锁后又检查了两遍。整个晚上睡不好。

次日一早，警察上门请走了保姆。芥子吃过麦片，靠在沙发上竟然睡了过去，直到电话响起来。桥北说，你没事吧？

芥子想哭，可是她感到自己不想让桥北知道她想哭了。她说，我没事。飞机很顺利是吗？桥北说，很顺利，进城安顿下来太迟了，没敢去电话，怕吵你。芥子，听我一句话，钱是身外物，你别看不开。破财消灾，懂吗？

我知道。芥子低声说。她本来想说，这不是钱的事。但芥子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桥北说，七八天吧。有事打小王的手机，我都和他在一起。你记下他的手机号好吗？

芥子说好，你说吧。其实，芥子手上没有纸也没有笔。桥北在电话里三个三个一组地报号码，芥子三个三个地重复着，但什么也没记下来。

三

芥子到她的“芥子美剪”美发店的时候，早班的员工都到了，几个洗头工在叽叽喳喳地议论芥子家的事。因为昨天芥子跟师傅阿标说了几句，就到警察那里忙了大半

天，一整天没过来看店。阿标手艺不错，就是见人就黏糊，店里的洗头小女工被他泡得争风吃醋，吵来吵去，可是，很多女顾客喜欢阿标料理头发。阿标的大腿会讲话，手上的剪刀不停，动作准确，腿上的膝头也善解人意地和女顾客促膝谈心。钟桥南最会骂阿标，可是，她指定阿标做她的头发，不管是剪还是染，非阿标不干。再迟也等。

钟桥南来做头发倒是都付钱的，她说亲兄弟明算账，可是，她要是带朋友来弄头发，就非常豪迈。走时，照例喊一声，多少钱？芥子照例说，算了算了，自家人你干什么呀？

钟桥南就说，那好吧。或者转身就对朋友说，怎么样，下次还来找芥子、阿标吧？我叫他们优惠。

芥子就笑着送客。阿标有时会撒娇，拦着不让桥南走。因为他是靠抽成的。他说，姐姐，我欠房租了，你不付钱苦了我啦，要不我晚上睡你身上？桥南伸手就狠捏阿标无肉的腮帮，阿标就顺势矮下来，杀猪一样叫唤：啊，姐姐！那你睡我吧！姐姐！睡我吧，怎么睡都行！

阿标一看芥子进来，就拨开了身边的女孩，站了起来。他说，怎么样啊，老板？有希望破案吗？芥子说，天知道。反正都抢走了。阿标说，真的是好几万吗？芥子不想多说，她说，前天毛巾谁洗的，一股味道。客人提意见了。不是说过，这些小节要注意吗？阿标你查一下。扣钱。

正说着，桥南进来了。桥南像一个两头尖的大柠檬，

她理着板寸头，金色的头发，穿着青黄色的大号T恤，下面是一条牛仔热裤，短得到了大腿根，衣服一盖，就像没穿裤子。阿标一见就哇哇大叫起来，姐姐，我受不了你啊，求你穿上裤子再来吧！桥南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到了阿标的腿上，还用力蹬了一下。

桥南说，怎么回事？芥子，我哥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来看看你。真是怪了，肯定是你保姆里应外合干的！

芥子虽说是嫂子，可是，桥南比她大四岁，平时都是桥南说话，没有芥子多说的份儿，芥子也不喜欢和桥南抢说什么。芥子说，警察还没破案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桥南说，我分析呀，就是那保姆。我平时看她就贼眉鼠眼的。他们带刀是吗？听说连脸都不敢露出来。肯定是熟人！芥子认为有道理。

他们怎么进来的，个子高吗？什么口音？桥南像侦探一样发问。芥子就她知道的部分，粗略地说了一下，因为她不愿意在店里谈这些问题，尤其是小工这么多的情况下。桥南不管。桥南说，没错，那个保姆最值得怀疑。苦肉计嘛，谁都会！我早就跟我哥说过，芥子你记得吧，我早就说换掉她。我哥那人，唉，傻×一个！平时整天跑步健身什么的，好像牛得不行，结果，真的来了劫匪，扯！和他们谈判！卖家求和！要是我啊，非和他们拼了不可！在自己家，谁怕谁啊，他们心虚得脸都不敢露出来，要我

先一把扯下它！再用凳子砸，动静一大，吓都把他们吓跑啦！

姐姐啊，你是孙二娘啊。怪不得我怕你。

桥南瞪了阿标一眼，去！闲着就给我洗洗头、吹吹。我没空和你啰嗦。快点，用沙宣。

芥子说，可是，他们有刀。

刀？刀算什么？关键是他们做贼心虚！你一凶他们就软了，你反抗他们就怕了，他们还会用好刀吗？我哥腿那么粗，一脚就踢飞他的狗屁刀。天下歹徒都一样，唉，你们两个窝囊哪，尤其是我哥，真没劲！我要在你家，一棍子劈死他们！

正在给桥南满是泡泡的头发上抓洗的阿标，听了哧哧笑。

四

晚上回到家就十点半了。是阿标提醒芥子要不要先走，他来顾店，并说要不要送送她。芥子说很近路灯又亮，就先走了。保姆真的被警察留住了，接下去不知道会怎么样。想起保姆前一段和芥子聊天时说，看到什么什么地方的人，因为面对歹徒不肯交钱，结果被砍了二十多刀。真是不值得，人嘛，把钱看得比命还重是傻瓜。芥子说，是啊，命比钱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这保姆真是像同伙，是不是提前做思

想工作来着？芥子进屋后，仔细检查门窗，然后开始洗澡。关掉客厅的灯回卧室的时候，她发现客厅月光明亮。她站了一下，不由又站到了桥北听到动静后出来的位置，是啊，看客厅非常清楚，两个小个子歹徒目测是一目了然的。桥北说什么，他说他幸好反应快，马上就说，要什么你们拿去，你们出来混也不容易，喜欢什么就拿吧。

是这样说吗？是这样说的。后来开灯才发现，他们有刀。就是说，还没看见刀的时候，桥北就妥协了。对吗？

昨天凌晨的事态中，芥子有三次感到强烈委屈。一是，桥北说我不知道钱在哪，那一瞬间，芥子感到压力特别大。是啊，很多人家都是女人管钱的，也许歹徒家也是；后来，桥北让芥子指引歹徒到卧室床头柜开抽屉。

抽屉的钥匙在书房第三格书架的杂物盒里。小白兔解开芥子和椅子绑在一起的绳子，但还是反绑住她的双手。他要她带他们拿钥匙、开抽屉。在桥北无奈和鼓励的眼神下，芥子乖乖地带着他们取钥匙。就是这次，他们找到了银行卡和债券还有首饰。

他们重新回到客厅。这一次没有再把芥子和椅子绑在一起，小白兔让芥子坐在沙发上。他把银行卡拿在手上晃动，他说，说出密码！

桥北和芥子互相看着。小白兔站起来，用刀在桥北的脖子上划了一下，芥子瞪大了眼睛。看上去不重，可是，有一颗血珠在桥北脖子划痕的下端慢慢大了起来。芥子又开始颤抖。桥北说，告诉他吧。

小白兔点头。似乎是赞同，也似乎是明白了：是这女人管家。

小白兔坐到了芥子身边。沙发陷了陷。芥子尽力挺挺胸，想让衣服和身体接触密实，因为只有两肩一松，旁边人就很容易从胸口看到乳房，甚至透过乳沟看到小腹。桥北确实是不知这张银行卡的密码，可是，芥子还是再次感到委屈。

芥子报出的是错误密码。小白兔看了芥子好一会儿，似乎在断定她有没有撒谎。芥子低下头。小白兔起身再次检查了桥北的绑绳，让大灰狼飞快地出门找柜员机提款去了。

小白兔更近地挨着芥子坐下。芥子想站起来，被他一把拽下，几乎跌在小白兔怀里。再老实，把你再绑到椅子上！芥子感到面具后面的人脸不怀好意地笑了一下。小白兔重新把放在茶几上的刀拿在手上把玩。

别那样！桥北说，大哥，不是要什么都让你拿了吗？

小白兔这回笑出了声。真的吗？他用刀尖把芥子脖子的爱结，小心翼翼地挑了出来。端详着，兔子的耳朵碰到了芥子的脸。芥子努力往后，小白兔突然用力扯了红绳子一把，芥子栽向他。然后，他把爱结调个头，长带放脖颈后面，似乎换一个角度欣赏着，可突然从背后猛提起绳子。芥子的脖子一下被卡得火辣辣，舌头被勒得伸了出来。可是，小白兔马上把手松了。芥子剧烈咳嗽，她闭上眼睛，她觉得自己差点就死了。

小白兔又把红绳子调转回头。芥子抖得无法克制，可是，她知道桥北救不了自己，所以就不肯睁开眼睛。小白兔坐在了芥子大腿上，然后不是用刀，而是用手，把爱结轻轻放回原来的地方。他的手食指少了一节，好像是被切断重长的，因此，指甲变形，指尖圆大得像个肿瘤。那手送红绳子进去后，就停在她的乳房上。芥子觉得，那只肮脏的手，停着，开始慢慢用力，她不由全身绷紧了。就在这时候，门外响起了大灰狼的脚步声，小白兔像弹簧一样，高高跳离了芥子。

芥子睁大眼睛看桥北，桥北也大睁着眼睛看她。芥子大睁眼睛，泪水就越过睫毛掉了下来。

芥子在月光明亮的客厅内走动，桥北的位置、她的位置、小白兔的位置，还有大灰狼的位置。她一一都走到位，停留，昨天晚上的一切历历在目。她到烘干的衣服里找到了爱结，看了很久，然后，她找出剪刀，在茶几上，把它一截一截地剪碎了。

还是睡不着觉。什么人都没有的房间不时发出了啪嗒的细微响声，像有人从隐蔽的角落出来，不慎碰到了什么。芥子感到害怕，而且越来越怕。她把灯打开，又把卧室的门锁检查了一遍。快十一点四十了。桥南本来说要来陪她睡，可是她不肯，说自己一点也不怕。现在，给谁打电话呢？没想到，她拿起电话就按了谢高的电话。谢高说，是你。有事吗？芥子说，噢，没事。听说你通知明天下午开业主会